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錄

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 ……刘　斐（1）

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記 ……宋希濂（13）

南京保卫战的回忆 ……王耀武（31）

南京保卫战中的战車部队 ……杜孝明（38）

蔣介石的鉄卫队—教导总队 ……周振強（43）

广德、泗安的防御战 ……黄应乾（54）

关于韓复榘統治山东和被捕杀的見聞…王一民（57）

刘湘死后川局波瀾紀略 ……黄应乾（79）

民生公司概述 ……吳晋航（97）

关于西山会議派的一鱗半爪 ……周一志（111）

我所知道的陈誠 ……杜　偉（129）

抗战胜利后海防痛击法軍紀实 ……王理寰（145）

补充和訂正

关于金圓券的發行和崩潰 ……翁文灝（155）

关于英斂之日記扉頁上題詩的作者 ……孙思白（155）

关于幣原之死的更正 ……周一志（156）

China

附注

对«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

«选辑»第十八辑二三二页

对«蒋介石的铁卫队——教导总队»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十八辑二三二页

对«广德、泗安的防御战»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二十三辑二三五页

对«关于韩复榘统治山东和被捕杀的见闻»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五十二辑二五六页

对«刘湘死后川局波澜纪略»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四二页

对«我所知道的陈诚»一文的补充、订正和质疑见«选辑»第二十三辑二三七页、四十八辑二四〇页

China

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

刘　　斐

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者进一步向华北进攻，爆发了芦沟桥事变。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战的压力下举行了庐山会議，召集各界人士会談，决定抗战。旋即在南京組織对日作战大本营，全国各界人士包括共产党人在内都踊跃参加。这样，神圣的抗日战爭就展开了。

当时大本营作战組的某些負責人，根据敌我基本情况，对敌我战略方針，作了具体的分析。認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一貫采取逐步蚕食政策，和它这种政策相适应，它在战略上采取速战速决的歼灭战方針。所以，当它挑起芦沟桥事变时，一方面引誘宋哲元等謀作地方事件解决，以便达到它不战而略取华北的目的；一方面調集重兵，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方針，先解决华北，造成既成事实，然后进一步压迫南京国民政府承認。

它之所以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針，是因为：它的兵备虽強，但人口少、兵員不足；国土小，資源貧乏；国力弱，不利于长期作战；且它是侵略者，侵略的不义战爭是失道寡助的，帝国主义国家間又有矛盾，若长期战爭，它怕引起第三者干涉。所以，它只能采取速决歼灭战略。而我国軍备虽处劣势，但人口众多，兵源充足；領

China

土大，資源丰富，国家潛力大；并且我进行反侵略的正义战爭，有哀兵必胜、得道多助等有利条件。故我利于采用持久消耗战略。

根据上面分析，我們的战略方針应該：針对敌人企图使战爭局部化的陰謀，应尽量使战爭全面化；針对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針，应利用我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有利条件，实行以空間換时間、积小胜为大胜的持久消耗战略。这些意見，在当时大本营得到許多人的同意，就成为当时指导抗日战爭的基本战略思想。

当日本帝国主义者看到中国决心抗战，它的不战而屈和企图事件局部化的陰謀不能实現时，就一面加紧进攻华北；一面到处挑衅，并于八月九日发生了上海虹桥机場事件，借口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撤退上海保安总队，压服中国各地的抗日运动。我为扩大战場，造成全面抗战的形势，就乘机主动把駐在苏州的张治中部三个师迅速馳援上海，迎击敌人对上海保安总队的进攻，展开了"八、一三"的上海抗战，迫使敌人逐步向上海增援，打乱了它的整个作战計划，使它陷于被动。日本帝国主义者原来声言三个月就可把中国打垮，誰知在上海一战就打了三个月。它先后由一万左右的兵力逐次增加到二十多万人，使用在上海战場的大炮有三百余門，战車二百余輛，飞机二百余架。不但不能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而且深深地陷入了中国持久抗战的泥淖之中。

上海一战，对整个抗日战爭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很大的价值。首先，上海抗战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有利于全国总动員；其次，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場，上海抗战可以扩大帝国主义国家間的矛盾；第三、上海是国际观瞻所在，在这里进行坚強的作战，可以正国际聞对中国的視听；第四、打乱了敌人的作战計划，爭取了主动；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五、上海是我国工商业中心，群众觉悟程度高，群众运动的影响可以振奋全国；第六、可掩护沿海各省工业、物资向远后方搬退。因为有上面这些原因，对上海一战大本营作战組是主张适当地硬拼的。否則叫别人看我国象豆腐一样，就是有心支持我們的人也将丧气而袖手旁观了。

当时上海作战也确是打得有声有色的。群众热烈支持，所有爱国人民都踊跃支援前綫。所有江南各省的兵力，都逐漸集中在上海战場，广东、广西、湖南、四川各省的部队都参加了作战。蔣介石的嫡系部队，除使用在华北战場作战的以外，如张治中、陈誠、胡宗南等部也都在第一綫作战。所有爱国官兵，都前仆后繼地发揮了最大的牲牺精神，給了敌人以应有的損失。特别在罗店、大場两个地区的爭夺战，表現了中国軍队頑強的战斗精神，各国軍事观察家都对中国軍队的牺牲精神和战斗能力有很高的評价。日本侵略者原来滿以为只要三个月就能把中国打敗，結束战爭。在它这种錯誤估計之下，就不能不逐次增兵，一再被动。起初，它想以战术包围来包围我上海部队的左側背，結果演成罗店附近的爭夺战而不能成功；后来对大場附近举行中央突破，也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在战事迁延不决的情况下，它又不能不大举增兵，改用战略包围由杭州湾登陆，对上海陣地进行远后方的迂回。

在这种形势下，大本营副参謀总长白崇禧、作战組組长刘斐曾向蔣建議上海会战应适可而止，及时向吳福綫既設陣地轉移，以便更好地打击敌人和保护自己的战斗力。十月初旬，蔣介石采納了这个意見。对前綫各部队向吳福綫轉移的命令都已下达，前綫已开始执行。但在下达轉移命令后的第二天下午，蔣介石突然召集一次紧急会議，說根据外交部的意見，九国公約国家正在开会，只

China

要我們在上海能够繼續頂下去，九国公約国家可能会出面制裁日本。因此，要收回撤退成命，要各部队仍在原陣地死守。当时，白崇禧、刘斐表示反对，認为既然已下达轉移陣地的命令，各部队已經开始行动，在敌人的強大压力下要部队再回原陣地，一定会引起混乱，結果将不可收拾。蔣介石坚持不肯，說他可亲自赴前綫說服各部队。于是他当天晚上就赴前綫，并要白崇禧和他一道去了。听說他在前綫某地（地名記不起了），和一部分的部队长說，九国公約国家会議的結果，一定会制裁日本的侵略行为，只要再坚决死守一下，战爭就可早日結束云云。

这时，第一綫各部队，有的正在准备撤退的，忽然又要停止撤退；有的在接到撤退命令后已退却在途的，又要返回原陣地；还有的已經撤退在途而沒有接到返回原陣地的命令的，仍照旧后撤；这自然就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加之战斗激烈，脫离敌人已不容易；已脫离敌人又要返回原陣地去，自然更不容易。这还能有不失敗的嗎？

这样指揮錯乱的結果，原陣地既站不住脚，迨十一月初敌人由杭州湾登陆，进行側背迂回时，想把部队向原陣地后方稍撤，即把右翼（原中央兵团）撤到青浦、白鶴港之綫，結果也站不穩脚。于是左翼兵团又不能不連带一起向吳福綫既設陣地轉进。这时受敌机动性較強的海陆空軍的追击，部队不能不尽量疏散，就使原来已經混乱的部队更不好掌握。加之既設陣地綫上既沒有設留守部队和响导人員，也沒有工事位置图。部队轉进到来后，找不到工事位置；找到了工事位置，又沒有打开工事的鎖匙。以致在敌跟踪追击的情况下，沒有占領陣地的余裕时間。因此，在吳福綫上还沒有站穩脚时，敌人已从吳福綫的两側（平望、福山、滸浦）进行威胁，只好

China

繼續向錫(无錫)澄(江阴)綫既設陣地撤退，終于在錫澄綫也站不住脚。这种被动撤退的慘局，完全是蔣介石沒有战略战术常識，一个劲依賴九国公約制裁日本，沒有及时調整战綫，爭取主动来坚决执行持久抗战方針的結果。

这样一来，南京防守問題，就出乎意料之外地提前提到日程上来了。

二

战局的演变，使蔣介石筹建了多年的吳福綫和錫澄綫国防工事，絲毫沒有起到阻止敌人前进的作用，出乎意外地迫使他急于解决南京防守的問題。蔣为解决这个問題，在十一月中旬連續召开了三次高級幕僚会議。

第一次会議只有何应欽、白崇禧、徐永昌、刘斐等几个人参加。当时刘斐的意見是：認为上海会战后期沒有貫彻持久消耗战略精神，沒有适时調整战綫保存部队有生力量，不应該在敌海陆空軍便于协同作战的长江三角洲胶着太久，且依靠九国公約，把战略作了政略的牺牲品，致自陷于被动。我軍应坚持持久消耗战略原則，不应該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上爭胜負，而要从全盘战略的着眼，同敌人展开全面而持久的战爭。如果拖到日本对占領我国的每个县要出一个連、甚至一个营的兵力来防守战地，即使它在战术上有某些胜利，但在整个战爭上它就非垮台不可。

刘斐对于南京的防守問題，認为敌人利用它在上海会战后的有利形势，以优势的海陆空軍和重装备，沿长江和沪宁、京杭国道等有利的水陆交通綫前进，机动性既大，后方联絡綫很便利。而南京在长江湾曲部內，地形上背水，故可由江面用海軍封鎖和炮击南

China

京，从陆上也可由蕪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綫，然后以海陆空軍协同攻击，則南京将处在立体包围的形势下，守是守不住的。我軍在上海会战中損失太大，又經过混乱的长途退却，已无战斗力，非在远后方經过相当长时期的补充整訓，不能恢复战斗能力。基于我軍当前的战斗任务，为貫彻持久抗战方針，应避免在初期被敌强迫决战。故应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爭取时間，掩护后方部队的整补及进一步实行全国总动員，爭取在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对敌进行有力的打击。針对以上的情况判断，刘訊为南京是我国首都所在，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但不应以过多的部队爭一城一地的得失，只用象征性的防守，作适当抵抗之后就主动地撤退。对兵力使用上，刘主张只用十二个团，頂多十八个团就够了，部队太多将不便于机动。

白崇禧首先表示支持刘斐的意見，說应該这样做。何应欽和徐永昌也說有道理，但他們素来是矜持老成，只說三两成似是而非的模稜两可的話，尽量在揣摹蔣介石的心理上下功夫的。蔣介石也說刘斐的看法很对，但又說南京是国际观瞻所系，守是应該守一下的，至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虑，当时他沒作明确的决定。但对上海作战中損失大的部队，他說应一律調到后方整补。

蔣这次的决定，虽然是模稜两可的，但决定上海作战損失大的部队調后方整补，則同对南京只作象征性防守的方針还是符合的。因当时估計吳福綫站不住脚，已指导在吳福綫的部队尽力掩护占領錫澄綫之后，即向苏皖边境的广德、安吉、孝丰等地轉移。只七十八軍朱希萊是調到南京整补的。胡宗南的第一軍則在鎮江附近整补，在掩护南京防守部队占領陣地后，即向长江北岸轉移。

过了两天，大約是十一月的十五、六，接着开第二次高級幕僚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会議。参加的人比上次多一点，除了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刘斐之外，还有唐生智、谷正伦，另外还有一个人，姓名記不清了。談到守南京的問題时，唐生智主张南京非固守不可。他的理由是：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但刘斐仍主张只用十二至十八个团的兵力，作象征性的防守，并把当时敌我形势談了一通。实际当时主力部队已下令向广德、安吉、宁国一带退却，連陈誠、顧祝同等都已到皖南一带去部署部队的整补工作去了。蔣在这次会上又沒有作肯定的决定，也沒有要改变以前的部署，只說"孟瀟(唐生智的号)的意見很对，值得考虑，我們再研究研究罢！"

又过了一天的晚上，接着开第三次幕僚会議。唐生智仍坚持固守南京。蔣介石明确地同意他的意見，并問："誰負責固守南京为好？"这时沒有一个人作声。最后唐生智打破了一时的沉寂，坚决地說："委員长，若沒有别人負責，我愿意勉为其难，我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城共存亡！"蔣說"很好，就由孟瀟負責。"蔣并望着何应钦說："就这么办，有甚么要准备的，馬上办，可让孟瀟先行視事，命令随即发表。"

蔣在决定固守南京的方針后，一面决定迁都重庆，表示要长期抗战，但同时并沒有放弃投降活动。那时日本空軍已对南京进行过三次空袭，其中有两次投弹在中华門外的飞机場。所有中央机关各部門都已紛紛迁往武汉，只有很少数的人还在南京。蔣为避免敌机轰炸，住在中山陵下边树林陰蔽的"四方城"的一幢极小的房屋里，全部只有两間小房。蔣吃飯、会客、办公，都在一間小房里。汪精卫却住在中山陵园他自己的房子里，勾結德国大使陶德曼作投降活动。他一方面对蔣介石建議投降，一方面找各战区探

China

听軍事消息。当他晓得前綫部队溃退下来的紊乱，乍(浦)嘉(善)吳福綫上站不住，乃至沿太湖南岸西进的敌人将向南潯压迫，迂迴錫澄綫的后方，或直驅巢湖截断南京后路等情况时，就乘船去汉口了。十一月二十三日他在武汉发表过关于迁都的談話。

蔣介石决定了南京防守方針后，唐生智在十一月二十日先行到职(命令二十四才发表)，組織南京卫戍长官司令部。首先把七十八軍宋希濂部由第三战区預备序列調归卫戍部序列，并准备調六十六軍叶肇部也参加防守南京，此外参加防守的还有原在南京的教导总队、宪兵团等。防守計划大体分作两綫配备。即一部占領自京蕪路上的大胜关起，至淳化鎮、湯水鎮、龙潭这一弧形綫的前进陣地。主力占領复廓陣地，就原有永久工事增强成为閉鎖式或半閉鎖式陣地。在防御方針上則已改为固守性防御了。大約是二十七、八日左右，敌人已經越过錫澄綫継續西进一两天的样子，蔣介石以計划已定，让作战組的人先走，他說他准备坐飞机走，还緩些时沒关系。后来蔣介石在南京又大大增加了防守南京的部队，就地由东战場第三战区序列抓去的不算，連在武汉的第二軍团徐源泉部也正在向南京輸送中(后来这个部队到十二月八日才在南京煤炭港最后登陆完毕，立即投入火綫 到十二日晚又向老家湖北麻城逃跑)。同时传聞汪精卫还是搞了一幕投降活动，听說由外交部次长徐謨陪同陶德曼到南京去同蔣介石談过"和平"条件(詳情不明)。

三

唐生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后，以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周斕为参謀长。从他坚持固守南京的一切姿态来看，象煞是有

China

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的。唐就职后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向新聞記者談話，表示："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件事有把握。第一，即本人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

在唐生智以固守南京为目的的方針指导下，就尽量要求增加兵力，蔣介石把一切可以調得动的兵力，都調去防守南京，以致兵力愈增愈多，共計达到十多万人。蔣介石在离开南京时，曾召集守軍高級将領講話，要他們死守；并告訴他們一个好消息說，現在云南的部队已經在开拔途中，只要他們死守下去，不久他就会亲自率領強大的軍队来解他們的围，歼灭入侵的敌人，光复国土云云。

唐生智为了表示破釜沉舟、背城借一的必死决心，还要交通部长俞飞鵬把下关到浦口間的渡輪撤退；以后又禁止任何部队和軍人从下关渡江；并通知在浦口的第一軍，凡由南京向北岸渡江的任何部队或軍人个人，都請制止。如有不听他們制止的，可以开枪射击。

那时日軍对南京分三路进攻：右路敌主力沿沪宁路西进；中路由宜兴經溧阳、句容攻南京；左路由太湖南側西进，先攻广德、宣城趋巢湖，截断南京守軍退路，再向南京合围。十二月四日右中两路敌人攻陷句容、秣陵关，向南京外围陣地猛攻，至十二月八日先后攻陷淳化鎮、湯山、龙潭各地。这时，敌左路也攻陷巢湖，即北向于十一日陷当涂，継續向南京攻击前进。南京外围前进陣地守軍已逐次退入复廓陣地固守。

占領南京外围陣地的敌人，从十日起对复廓陣地展开猛烈的攻击，集中步、炮、空协同的威力对各城門猛襲。当天下午就有一部分敌人竄入光华門外廓，經尽力反击，到黄昏时才把竄入的敌人

China

打退，抢修好被轰毁的城墙缺口。继续战斗到十二日正午，敌主攻方面的雨花台被敌攻陷。那里的守军八十八师孙元良部由城墙爬进城内，径趋挹江門，企图由下关渡江脱逃。經卫戍司令部指定的戒严部队宋希濂部堵劝，收容約二千人，仍由孙元良率領回中华門附近作战。到下午四时許，俞济时部七十四軍又由三汊河向下关搭浮桥，作向下关撤退准备，又經戒严部队請示长官部制止。这时，敌虽猛烈攻城，雨花台和紫金山第一峯据点被敌占領，但战斗并沒有到最后分晓阶段，至于說到"固守南京"或給予敌人应有的損失，自然更是談不上。

可是，据說就在当天下午五时左右，唐生智突以征求各部队长意見为名，召集了一次会議。在会上也沒有經过任何討論，就命令参謀长周斕把油印的突围命令交付各部队长，只說了声"照命令規定的办！"命令指定宋希濂的七十八軍掩护长官部直属部队在下关渡江后继續渡江；其余部队由正面突围。真是說时迟、那时快，自告奋勇要死守南京的唐生智，馬上同几个重要人員登車駛向下关渡江去了。听說当他船到江心，却被守在浦口的第一軍挡駕。即根据他自己原来的通知不准任何軍人渡江，嚷着要开枪射击。經过再三央告，才让他登上了北岸。

当天夜晚从挹江門到下关一带就进入了混乱状态，渡江船只又少，当宋希濂随直属部队第一批渡江后，再把船只放回南岸继續渡江时，只見人人爭渡，个个搶先，于是有的船因載重过量沉沒了，有的船渡到中流又被岸上沒挤上船的开枪射沉了，連掩护渡江的部队也有許多过不了江。同时长官部草率的指示突围，有的部队并沒有人到会，也沒有接到突围命令，如徐源泉的第二軍团，因战斗中被敌炮把通信綫打断了，同长官部失去了連絡，用电报同长官部連系又得不到回电，直到当日(十二)夜半才从避难的船伕口

China

中知道下关纷纷撤退的情况，就独断由龙潭附近渡江向合肥撤退。本来十二日入夜以后，战况非常沉寂，反是南京守軍在下关自相践踏、乱得不可开交，使許多人淹沒在江里。因为許多部队并沒有由正面突围，一起拥到下关去了。实际既然这么一打就要突围，当初又何必向复廓陣地撤退呢？岂非多此一举。自然在自己国内作战，由正面突围倒是比較安全的。如六十六軍叶肇部就是抱定与其淹沒在江心，何如与敌一拼的决心，就由太平門出城，經紫金山北麓，沿途同敌人虽有过几次遭遇战，終于經句容、溧阳安全到达宁国集中。

当时，有些部队沒有把突围命令传达下去就一走了事。所以到十三日，敌人既沒有进城，下关一带还在紛紛地搭木筏搶渡，自相践踏，有的淹沒到江中去了。也有許多失去了官长率領的士兵，徘徊在南京街头，象无舵漂船不知往何处去好；有的只好向难民国际委員会交出武器請求收容了事。守南京的十多万大軍，就这样象尘土一般一陣风吹散了。至于敌人进入南京后，大肆劫掠、屠杀，牺牲我几十万无辜人民，写下了史无前例的野蛮記录，姑不在这里說了。

在蔣介石的投机性和錯誤的战略方針指导下，使上海会战陷于被迫撤退，敌就跟踪追击，一举直迫南京而占領了南京。国軍主力損失慘重，多数已不能成軍，給尔后抗战所帶来的不利影响和困难，是无法估計的。如果蔣介石在上海会战后期，不对九国公約存有幻想，不改变及时主动撤退的决心和已下的命令，适时保全实力，主动轉移到吳福綫上，就能利用永久工事，更能繼續消耗敌人。即使还要从吳福綫后退时，也可以利用錫澄綫及鎮江以西的山地，繼續抵抗，而南京附近的作战也不会如此迅速地到来。就是打到南京来了，如果只用少数部队作象征性的防守，把大部分兵力控置

在南京外围，利用外綫有利态势，实行机动作战，亦可以爭取較多的时間，确保自己的主动地位。因为上海会战后，南京和徐州已成互为犄角的形势，如果保持主力在南京外围，敌就不能从南京抽調兵力去攻徐州。徐州也不会在南京失守后不到半年就过早失守，保卫大武汉的会战也决不会很快发生。这样，我就可保有平汉、粤汉、隴海、津浦各鉄路和长江等交通大动脉，来維持和补充战力，增补第一綫的打击力量，継續贏得时間。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和战局的演变，也会和后来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南京过早淪陷是蔣介石一手种下来的恶果。为甚么对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爭，会这样儿戏对待呢？据事后所聞，因当时汪精卫主"和"，所以他主张固守南京。他認为日本人是要逼中国为城下之盟，不会眞正进攻南京。如果它攻下南京，則战爭非长久打下去不可，"和"的文章就做不成了。这是汪的看法。蔣介石呢，他本来沒有抗战的决心，不过为了他个人的地位不得已才抗战。因此他一味想投机取巧，在上海作战时想依賴九国公約制裁日本来达成和局；到南京作战，又想依賴汪精卫和陶德曼搞"和"，想以固守来达到"和"的目的。总之是沒有破釜沉舟抗战到底的决心，所以在战爭指导上处处被动。唐生智之主张固守南京，并自告奋勇要与南京共存亡，据事后传聞，也是幻想日本侵略者不会眞正攻南京，或对南京采取攻而不下的政策，以逼蔣为城下之盟，并揣測蔣介石是会接受的。那么，他死守南京就可以功成名就，坐享其成。到日本侵略軍拿出眞刀眞枪进攻时，他就在三十六計之中，馬上选择了"走"的上計而溜之大吉。

这样一来，蔣介石想利用唐生智死守南京，以使为他依賴陶德曼和利用汪精卫搞"和"服务的目的就完全落了空。蔣这一气，可眞是非同小可，所以在以后抗战的全期間再也不使用唐生智了。

China

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記

宋　希　濂

一　抗战开始蒋介石就无决心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領导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压力下，于十七日在江西庐山宣布对日抗战。他对芦沟桥事件的解决，采取了較为強硬的态度；并云"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責任。"虽然这样，是不是可以說蒋介石对于抗日确实具有决心了呢？不，蒋介石在战爭的开始就是沒有决心的。我写这篇亲历記，是要用鉄的事实来証明蒋介石在抗战一开头就是动摇的。

八月十三日上海战爭爆发，一直打到十月底。蒋介石調动了七十三个师参加上海战場的作战，占当时国民政府軍事委員会能够指揮的部队三分之一強（当时全国約有一百八十个师）。在这个战場上确实做到了寸土必爭，給日本帝国主义以相当大的打击，迫使日軍从原有的海軍陆战队一个混成旅（約八九千人），陆續增加到十二个师团的兵力。据日本陆軍省于十一月初宣布，自"八一三"至十月底，日軍在上海战場死伤四万多人。这个数字可能是大为縮小了的。当时日軍在海空軍方面占絕对优势，即使依据死伤四万多人来說，也可想見当时战爭的激烈程度。所以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抗日是相当积极的，这是历史事实。但当时国民党政府沒有建

China

立后各部队，临时征調兵員，緩不济急。这些新兵又未經过訓練，如何能从事这样复杂和激烈的战爭呢？参加上海作战的各师，絕大多数到十月中旬已伤亡甚重，每师所存人数，多的不过三、四千人，少的只有二、三千人。当时主管作战的軍事委員会第一部（以后改称軍令部），鑒于已被日軍攻占浏河、刘行、江湾、閘北、眞如等地，后方又无兵力可以增援，主张迅即将上海战場的主力部队有計划地撤守福山、常熟、苏州、吳江至嘉善、乍浦之綫，以有力的一部占領江阴、无錫至嘉善、海盐之綫，从事整补。这两条綫是既設陣地，輕重机关枪掩体，星罗棋布，全是鋼筋水泥做的，还有許多半永久性的工事。这是国民党軍事委員会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約两年半的时期內，派了三十六师、五十七师、八十七师、八十八师等四个师和几个工兵团构筑的。如果及时撤守这两条綫，一方面可以节約兵力，使許多部队得到补充和整訓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可迟滯日軍的前进，以空間換取时間。"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虽然丧失了若干土地，但我們是个大国，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与敌人进行持久战以爭取最后的胜利。这是抗日战爭的上策。蔣介石如果眞有抗日的决心，是沒有理由拒絕这样做的，但他却把这个計划擱置不理。他于十一月一日晚由苏州乘火車到了南翔附近，同来的有白崇禧、顧祝同等人。随即召集师长以上的将領到南翔附近的一个小学校里开会，除以約半小时的时間听取了几个高級指揮官的战况报告外，蔣介石講話約四十分鈡。他講話的主要內容分为两部分，而尤側重于后者。前一部分他概括了"八一三"以来敌我双方作战的經过和国际間的一般反应，并对前綫官兵的英勇斗爭作了一些表揚和鼓励。紧接着他就說："九国公約会議将于十一月三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議对国家的命运关系甚大。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